

卷二十四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蓋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力役之征則無定制亦無定限焉夫漢承秦制有丁口之賦唐有家調民不役者計日出絹宋有身丁絹及丁鹽等錢我朝皆無之惟所謂戶口食鹽鈔蓋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非空取也但有司失於奉行近日徵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蓋鮮矣陸贄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

以上經制之義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四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下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財奉一人以為君

非私之也將賴之以治之教之養之也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殫其力竭其財以自養其一身而不恤民焉豈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田獵之娛至於力罷財盡而不能供違天甚矣雖欲不亡得乎

賈誼言于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細也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

晉顯

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

傾竭也漢之為漢

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言無積

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賣爵級及子

即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

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

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

與著

同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投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臣按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而

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國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遠所為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墾耒技游食之民而歸之南晦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為天下先卒致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之下稱恭儉寬仁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

將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欠未畢各具別之遺郡請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

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母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音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劭註漢書

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西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量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為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

坑冶贖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內府則常為撙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九重之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權其輕重。緩急而用。舍之。每留贏餘。以備匱乏。斷不可以軍國之儲。以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

其國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伏惟

聖明財擇

漢高祖時張敖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

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

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

治天下者也。自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

其後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

本朝罷宰相。而以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錢糧

然散屬諸司。兼釐衆務。事多端而職不專。臣請

如古計相制。於戶部卿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

專總國計。凡內外倉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

在所司。稽歲計之出入。審物產之豐約。權化貨幣

之輕重。斂散支調。通融幹轉。一切付之久其任

而責成功應國家有所用度悉倚辦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歲抄報年穀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倉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

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闕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卽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畜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謹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嗚呼！文帝以儉約致富，廢煬帝以奢侈致亂亡，其明效大驗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脩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

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脩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所得於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

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姦。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隨時為之委曲。就其闕而補之。舉其滯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謂經常簡易者。焉決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蠹。何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歛。

於民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於此二蠹也。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於列屯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於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於我何如損焉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於一人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哉。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歛民財

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產之法。而歛之又。不以
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
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
愈多。其言尤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
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
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
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

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
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
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
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
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為。
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為之中止。而潛
銷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
褻狎私暱。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
矣。况彼小人無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上人之不

暇且人微言輕。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為君。揚
炎為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
謂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後世所當
取法者也。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
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
友直運淮南錢帛一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
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
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

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
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
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
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
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
異。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
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
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人

臣而不忠也。必盍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如此非徒得大易納約自牖之意。而於所謂无咎善補過者亦
有之矣。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

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

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音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臣願敕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稅戶口鹽鈔及商稅門攤茶鹽抽分坑冶之類租額年課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方數目一一開具仍查歷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衛所旗軍并内外在官食糧人數與夫每歲祭祀脩造供給等費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成化至於

今日每

朝通以

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為準要見彼時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內官若干凡支俸幾何京軍若干外軍若干邊軍若干凡食糧幾何其年經常之費若干雜泛之費若干總計其數凡有幾何運若干於兩京留若干於州郡備若干於邊方一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人之會計每

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

萬幾餘暇時經

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橫歛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橫歛厚征之法之行民雖怨咨愁感然猶歸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歲計

之竭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則富室之居鄉落也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一旦反假借於鄰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莊宗亂世之君不得已而為此猶為非策况國家府庫未至於匱絕而遽為此舉可乎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固儼。况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會孫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已私也。蓋儲之於內。以防外之汎用。一遇有軍旅饑饉。則以資之。使不至於臨時厚歛。以害民焉。世主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已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於繁文。外撓於疆域。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孰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紛。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
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史臣論宋人議
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於一切政務
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為甚我

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於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
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踰百年于
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滯不舉之處然惟許其
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
祖宗之舊也伏惟

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

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
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
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常秩者缺闕則補否
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
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
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
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
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
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

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實有類之者。蓋今日為

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腴之既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

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此

國家之大計。轍於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於是亦云。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辨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

江南居十九

臣按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

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十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矣。

以上經制之義。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歛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亦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

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為之義而後取之，收之用之苟為不然，或出於人欲之私，揆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利之為利害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經制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為害，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四
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歛散乎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四



凡研
所圖
書

研
所
書